**南 开 大 学**

**本 科 生 学 年 论 文**

**中文题目：**自我与身体是否具有同一性？

——迈内·德·比朗的“身体性”理论

**外文题目：**Is there identity between self and body?

--the theory of " corporality " by Maine de Biran

摘 要

随着法国现象学的最新发展以及法国当代现象学家亨利思想的影响的日益增长，人们开始关注他一直在说的一位哲学家，这就是被誉为法国“唯灵论”先驱的法国哲学家迈内·德·比朗（Maine de Biran）。迈内·德·比朗的意志哲学心理学阐述了一个关于身体自身（le corps propre）的概念，而身体自身概念的重要性，对于大部分的当代哲学来说是基础性的，尤其是当代哲学中身体性（corporéité）问题正变得越来越迫切。迈内·德·比朗“身体性”理论的标志性发现在于我们的意识来自于意愿性力量和身体之间的二元性关系。亨利拒绝了这种截然不同而又不相互分离的项的二元性，他强调了意志的极点，从而还原了身体的一切抵抗，认为身体的存在与自我的存在具有一种同一性。本文正是从亨利和梅洛-庞蒂两位评论家针对自我与身体关系提出的相互对立的解读出发，梳理学界存在着的几种可能的解决模式，包括身体“视角”的三重性理论、内在性哲学以及代谢生理学模型，揭示和明确迈内·德·比朗建立在一种超有机力(意志)和一种抵抗项(身体自身)的关系之上的“意识的原初事实”的非二元论的二元性以及对身体与自我的关系做一讨论，最后结合这几种模式提出自己关于身体和自我关系的一点看法。

关键词：二元性；努力；身体；自我；抵抗

**Abstract**

With the latest development of French phenomenology and the growing influence of the thoughts of French contemporary phenomenologist Michel Henry, people bega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philosopher he had been talking about, namely the French philosopher Maine de Biran, known as the pioneer of French "spiritualism". Biran's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 of the will illustrates a concept of “one’s own body”, and the importance of this concept is fundamental to most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with the problem of corporality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rgent. The defining discovery of Biran's " corporality " theory is that our consciousness comes from a dualistic relationship of effort between voluntary power and body. Michel Henry rejected the duality of such distinct but not separate terms, and he emphasized the pole of the will, thereby reducing all the resistance of the body, believing that the existence of the body and the existence of the self have a kind of identity. Based on the oppos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body proposed by Henry and Merleau-Ponty, this paper sorts out several possible solutions in the academic field, including the tripartite theory of body "point of view", the philosophy of immanence and the model of metabolism physiology, reveals and clarifies the duality of " primitive fact of consciousness " based on a hyperorganic force (will) and a resistant term (one’s own body), makes a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dy and the self and finally proposes my own view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ody and the self based on these models.

**Keywords:** duality; effort; body; self; resistance

目 录

[摘 要 2](#_Toc7457858)

[引 言 5](#_Toc7457859)

[一、意识的原初事实的二元性 6](#_Toc7457860)

[（一）从观念学传统到“身体性”理论 6](#_Toc7457861)

[（二）迈内·德·比朗式“身体性”理论的关键 12](#_Toc7457862)

[二、可能的解决模式 16](#_Toc7457863)

[（一）身体“视角”的三重性 16](#_Toc7457864)

[（二）内在性哲学 20](#_Toc7457865)

[（三）代谢生理学模型 22](#_Toc7457866)

[三、对自我—身体关系的思考 25](#_Toc7457867)

[四、结语 27](#_Toc7457868)

[参考文献 28](#_Toc7457869)

引 言

在当代哲学中，现象学运动对笛卡尔在十七世纪建立的心—身二元论提出了一个激烈的挑战。这一挑战，在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的作品中或许体现的最为明显：自我本身并不是一个可以与身体相分离的孤立的思想主体，同时身体也并不像其他物体一样是可分的。虽然我们可以像生理学家那样对身体进行外部研究也就是对我的身体进行客观化，但在此之前，经验告诉我们，主体就是身体，身体作为一个认知性的肉体存在，一种理智行动的智能体（corps intelligent），就是主体。我们作为具身化的存在(être incarné)，脱离并且先于现代科学对身体进行的客体化。[[1]](#footnote-1)

实际上，这种具身化理论首先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哲学中，更确切地说，出现在法国“唯灵论(spiritualisme)[[2]](#footnote-2)”的传统当中，法国唯灵论在具身化反思上具有持久意义,而被誉为唯灵论先驱的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心理学家迈内·德·比朗（François-Pierre Maine de Biran，1766—1824）在他的意志哲学心理学中阐述了“身体自身”（le corps propre）的概念。对身体自身，以及它向我们显现的独特方式的关注，贯穿了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法国哲学[[3]](#footnote-3)，对当代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迈内·德·比朗一生公开发表的著作很少，但他留下了一系列具有极大影响力的作品，柏格森声称“从本世纪初开始，法国就有了一位伟大的形而上学家，这是自笛卡尔和马勒伯朗士以来法国所拥有的最伟大的形象：迈内·德·比朗。”[[4]](#footnote-4)近年来，迈内·德·比朗重新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亨利(Michel Henry)的著作《身体的哲学和现象学：迈内·德·比朗的存在论》（*Philosophie et phénoménologie du corps,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他将迈内·德·比朗描述为“思想的王子(prince de la pensée)”，“值得我们把他与笛卡尔、胡塞尔相提并论，他是人类现实的现象学科学的真正奠基者之一”[[5]](#footnote-5)，无论亨利自己的“三个身体（théorie des trois corps）”理论的可靠性如何，他的确强调了比朗式主观性直观学说（l’intuition biranienne de la subjectivité):它是在遇到抵抗（résistance），并且首先是身体自身的抵抗时，在努力（effort）中形成的，主观性包含了具身化的构成性维度。[[6]](#footnote-6)

迈内·德·比朗“身体性（corporéité）”理论的标志性发现在于我们的意识（conscience）来自于意愿性力量（force voluntaire）和身体之间的努力关系(rapport de l’effort)。学界针对这一问题，围绕着两种主要的解读出现了两极分化：亨利坚持自我和身体的同一性；梅洛-庞蒂则强调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并且努力揭示了意识是一种关系。因此，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迈内·德·比朗对意识的原初事实的描述作为在这个原初事实内部的意识中发生的存在，自我是由超有机力（force hyperorganique）和抵抗项之间的关系性张力构成的还是从意志的极点开始的？身体和自我是否具有同一性？本文将梳理学界的几种可能的解决模式，以明确迈内·德·比朗“意识的原初事实”的非二元论的二元性（dulalité non-dualiste），同时对身体与自我的关系做一讨论，最后结合这几种模式提出自己关于身体-自我关系的一点看法。

一、意识的原初事实的二元性

（一）从观念学传统到“身体性”理论

在1802年的论文《习惯对思维能力的影响》（*Influence de l’habitude sur la faculté de penser*）中，迈内·德·比朗讨论了同一运作的频繁重复对我们理智能力产生的影响。迈内·德·比朗从意志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这个特定的习惯问题，而这与观念学（ideologie）[[7]](#footnote-7)的影响是分不开的。这篇文章最直接的理论灵感来源就是观念学家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从最普遍的角度来看，观念学旨在提供一种描述性心理分析，这一分析不依赖于关于灵魂的起因或终极本质的形而上学推测，就此而言，观念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孔狄亚克的经验论心理学，正因为如此，迈内·德·比朗在分析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身体的感觉时，引用了孔狄亚克（Condillac）作为他所研究问题的历史上的哲学参照。孔狄亚克为身体的知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目标是从经验中获得所有必要的元素，以发现身体的存在。然后，完全的经验主义将取代对“本性”、“本能”和最终上帝的召唤。然而，孔狄亚克没能坚定他的经验主义立场，逐渐从经验主义的解释转向了还原论分析。在《论感觉》（*Traité des sensations*）中，孔狄亚克提出了“雕像（statue）”的假设：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和我们一样拥有内部组织的雕像，由一种包含了各种观念的个人的精神所驱动。我们进一步假定，大理石的外表不允许它使用它的任何一种感官，并且我们保留了让这些感官接受不同的印象的自由。决定它的能力的发展的原则很简单;感觉本身就包含了它:因为所有的事物都必然是令人愉快或令人不愉快的，雕像对享受其中的一种并逃避另一种感兴趣。这种兴趣足以引起思想和意志的运作。判断、反思、欲望、激情等等，都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变化了的感觉（sensation transformée）本身。[[8]](#footnote-8)根据这种假设，一切心智活动（例如判断和欲望）都可以被彻底还原为基本感觉（elementary sensations），都可以被展现为他所说的“变化了的感觉”，由语言的符号来表示，人的各种理智能力可以仅仅从感觉出发被重构出来。

孔狄亚克将人的精神生命还原为由外部原因导致的感觉的做法，忽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由外部原因导致的感觉刺激的是一个具有欲求和本能的主体。换言之，孔狄亚克根据数学分析的方法建构或发明了一种心理学，当他想要证明形而上学中的推理方法与代数中的计算方法没有区别时，他忘记了精神不是由方法盲目地引导的，而是将方法依次用于各种对象。“即使对符号的分析和类比指导着抽象科学中精神的进程，它们并没有统治整个精神”[[9]](#footnote-9)，孔狄亚克没有认识到：在人之中存在着许多无法根据来自外部的事物得到说明的东西。

在迈内·德·比朗的眼中，孔狄亚克解释记忆、感觉、思想的规则，构成了一套“相当令人满意”的假设，并且认识到大多数心理现象，例如思想的联系，习惯的起源等，都是通过大脑纤维的假设而得到解释，“然而，我们可能知道这台机器的弹簧，但它能更好地了解它的动力吗?它能更好地解释纤维或纤维构成的运动如何激发一种感觉吗?”[[10]](#footnote-10)我们依然不能够清楚地知道，在不同的器官中，没有任何联系的运动，如何产生了一种不可分割的感觉，从而构成了人类的自我，“孔狄亚克并没有以任何方式寻求自我如何直接获得器官的内在知识;它只关心其外部的形式的客观和次要知识”[[11]](#footnote-11)。

正是为了克服孔狄亚克的上述缺陷，德·特拉西进入了迈内·德·比朗的视线，与孔狄亚克不同，他更为关注的是人的各种能力及其运作的研究，他从孔狄亚克的还原论分析转向了直接的自我观察，开始强调我们的能动（moteur）活动的重要性和不可还原性，他意识到运动是一种认识自我和外部世界的手段。如果没有抵抗的经验，就无法对事物的真实存在或我们对外部实在的认识做出判断，而抵抗的经验本身已经预设了“运动机能（motilité）”[[12]](#footnote-12)。

迈内·德·比朗被这一“运动机能”原理深深吸引，但他也对德·特拉西深感失望，德·特拉西发现了肌肉的力量[[13]](#footnote-13),“却没有发现控制自发的和本能的运动、让它们继续或暂停的更优越的原则——他的分析忘记了自我。此外，在预见到第一个抵抗是有机体的内部抵抗之后，他却只处理了外部物体的抵抗。”[[14]](#footnote-14)迈内·德·比朗将这种意愿运动（mouvement volontaire）或“运动机能”的观念发展为哲学心理学的基本原则，这使他从观念学家中脱离出来，明确发现主观性身体。在1802年的论文中，迈内·德·比朗根据“主动和被动印象”之间的区别推进了他的心理学。五种感官在不同程度上都承认，被动地接受印象和主动地理解现在只是部分被动的印象是有区别的。虽然被动印象发生在“没有我的我”中，但在主体方面没有任何代理，相反，知觉或主动印象涉及感觉器官的意愿运动。例如，眼睛的能动运动虽然可能会被我们忽视，但却让我们能够感知视觉对象，就像手和身体的能动运动使我们能够探索事物的轮廓一样。然而，迈内·德·比朗认为，这种构成主动印象的意愿运动必然涉及将自己视为意愿代理人或“行动自我（moi agissant）”的觉知，这种觉知是通过“努力的印象”给出的。努力不仅包括着“我在移动”，或者说“我想移动”的觉知[[15]](#footnote-15)，同时也包括一种对身体以及其他物体通过身体所提供的意志的抵抗的经验。因此，努力被理解为意志和抵抗的统一体，尽管迈内·德·比朗在这里将其描述为“印象”，但它被赋予给了他所说的“内感觉”这一术语，一种必然地伴随外部知觉的内在的感觉。

对于迈内·德·比朗来说，努力包括“‘我存在（Je suis）’这个最初的简单人格判断奠基所必需的两个关系项。”[[16]](#footnote-16)。他的思想的基石：知觉，以及我对自我的感觉最初是通过我和自己身体、我和世界事物的抵抗的意愿关系被给予的，因此意识原本就和“我思”的问题同理是“我意愿”的问题。意识表明了主体对自己的存在的确定性，意识是自我或是个体：只要努力被感觉到，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个体，他就可以说他的自我的感觉只不过是他移动和“行动”的自由。[[17]](#footnote-17)这并不是说迈内·德·比朗反对一种相对于理论的自我意识的实践的概念，而是说volo（我意愿）和cogito（我思）在这里是同外延的：在人类中存在着思维和能动原则的同一性。[[18]](#footnote-18)

迈内·德·比朗并不是第一位认为意识是建立在意志基础上的哲学家，在《关于思想之解析的论文》（*Mémoire sur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pensée*）中，他引用了费希特和谢林。但是迈内·德·比朗对他们的思想持批判态度，在他看来，他们没有理解，只有在遇到一个抵抗项时，自由的、意愿的活动才能成为意识的起源。他认为，在没有抵抗的纯粹活动中，就像纯粹的被动一样，意识就会消失。因此，意识被视为不可还原的二元性或关系;但这并不是两种可分离物质的“结合”，因为意志只能存在于和一个抵抗项的关系中。

这种对于意识的关系本质的强调对与迈内·德·比朗所理解的身体的地位产生了重要影响。后者不能够再被认为是次要的和偶然的，因为它是意识出现的两个必要项之一。正如迈内·德·比朗之后所说的那样，身体的现实“与我们自己的存在一样确定，它与之是不可分割的。”[[19]](#footnote-19)

在这里，要理解意识作为一种意愿关系的概念是如何在迈内·德·比朗的后期工作中发展出来并导致了身体自身概念，我们可以借他对休谟关于我们的因果关系经验的怀疑论证的批判做简要说明。

首先，休谟认为，在外部世界中，我们只经历了一系列事件，而不是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迈内·德·比朗接受了这一点，但他拒绝进一步主张我们在自己的行动内部没有因果力量的经验。迈内·德·比朗曾对休谟关于行为是“经验问题”的论断做出回应:“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事实就足够了，但这是一个与外部性质的其他运作具有相同性质的经验事实吗?我否认两者具有等价性。在我看来，正是这一点让怀疑论者产生了如此强烈的错觉。”[[20]](#footnote-20)在迈内·德·比朗看来，内部和外部、空间、经验之间的差异比迄今为止所理解的更为激进，意识的经验必须从一个真正的第一人称视角来考虑。意识的“原初事实（fait primitif）”是意志与抵抗的关系性统一体，但这个“事实”并不适用于客体的世界，而且不是通过知觉的手段或者说休谟的“共同经验”被了解的，而是通过一个被理解为“直接统觉（aperception immédiate）”[[21]](#footnote-21)的内感觉(sens intime)。

其次，关于“意志对身体器官的影响”，休谟写道“这种影响......永远无法从原因中的任何明显的力量中被预见，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使其中一个成为另一个的必然结果。”[[22]](#footnote-22)这种根据传统的笛卡尔式的灵魂和身体的区分，将意志与运动分开的论点是，我们没有因果关系或构成两个项的时间继承的基础的必然联系的经验。然而，对于迈内·德·比朗来说，因果关系与前后相继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我们行动中的原因力不是先于结果，而是存在于其中，也就是说，原因的内在能量直接在产生的运动或者结果中被感受到。运动最初是本能的,只有当我们有了复制它们的能动性，我们才有了完整的行动，在其中，“运动”被知觉为在一个抵抗有机项中的结果,自我构成了必要关系下的原因，换句话说，努力的因果关系意味着它的原因在器官的结果中被感觉到，结果在它超有机力的原因中被感觉到，这个原因与其结果有区别但并不相分离。[[23]](#footnote-23)这一因果关系的新发现，使迈内·德·比朗为心理学奠定了基石，因为它不仅使心理学区别于自然科学，而且使它成为第一科学。关于身体在与意志关系中的地位，我们在这里可以认识到，“关系”既不是两个可分离实体的单纯关系，也不是继承性的时间关系。

最后，休谟以笛卡尔的方式论证，我们远远不能直接意识到心灵是如何直接影响身体的，它不能被我们观察到。我们既不知道为什么只有一些身体器官可以被“灵魂”指导，也不知道灵魂如何影响它可以引导的部分，我们可能会认为我们感受到了移动我们肢体的直接力量，但实际上我们的意志不一定要对整个肢体起作用，而是依赖于许多生理中介，我们根据自己的经验是不知道这一点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知道意志如何移动身体以便让我们知道它会移动身体。迈内·德·比朗反驳了这样一种主张，因为这就相当于在说，我们只有知道我们“看”的生理过程时我们才能“看到”，它预先假定了我们的经验能够同时采取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视角。[[24]](#footnote-24)针对这种第三人称和解剖学的视角，迈内·德·比朗试图以对意愿运动本质的哲学反思取代。

在迈内·德·比朗看来，休谟的视角表明了某种区分的必要性：区分主要知识和次要知识，从而区分身体的主要存在和次要存在。通过触觉和视觉的方式，通过生理学家从外部研究它的方式，使我获得身体的次要知识。相比之下，身体的主要知识，身体作为身体自身所经验的，属于内感觉或者直接统觉。

在他的《论心理学的基础》（*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中，迈内·德·比朗提出了“身体自身的主要知识”。[[25]](#footnote-25)他认为，要理解意识的原初事实，我们必须认识到存在着两种对象：一种与内部直接统觉

有关，另一种与外部知觉有关。身体不仅拥有自己的、与外部物体的抵抗或惰性不同的抵抗或惰性，而且它也拥有自己的空间性，这种空间性不能还原为其他事物的空间性。这种内部空间性是一种模糊的广延性（étendue）、一种纯粹的内部空间模式、内部统觉的自己的对象的固有形式。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通常不会准确了解我的身体的各部分的位置，而是对它们的位置有一个模糊的理解。

二十世纪的心理学家将从“身体图式(schéma corporel)”或“身体图像(image corporelle)”[[26]](#footnote-26)的角度来谈论这种身体觉知，但对于迈内·德·比朗来说，它绝不能以图式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不会有一个明确的部分区分。[[27]](#footnote-27)对空间的这种模糊的理解不是外部空间表现的衍生和不精确的模式；相反，它是主要的，只有在它的基础上，当我通过外部知觉客观地看待它时，我才能将我已经理解了的作为我的身体的特定形式和位置孤立出来。

这样，迈内·德·比朗证明了传统的具身化概念的不足。他写道：“当哲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时：‘一个能动和感性的存在者如何首先学会了解自己的身体’，它只能想到知识的客观和外在的模式;它将次要现象作为一个原初事实。” [[28]](#footnote-28)

因此，迈内·德·比朗认为，意识的原初事实在于意志与抵抗项的关系，而这种抵抗项是作为直接统觉对象的身体自身。尽管这种身体概念具有独创性，但迈内·德·比朗始终坚持将意识视为一种关系，并始终主张“自我（le moi）与身体是区别开来的”，同时“永远不能够将自身从身体中分离出来。”[[29]](#footnote-29)

如我们所见，迈内·德·比朗对这种关系的描述对一般意义上的“关系”概念提出了挑战，因而亨利声称：这种所谓的关系“最终不是一种关系”，对于迈内·德·比朗，“身体的存在和自我的存在有一种同一性”。[[30]](#footnote-30)也许正是因为迈内·德·比朗思想的二重性，使得亨利的主张成为了解决困难的一种可能方式。

（二）迈内·德·比朗式“身体性”理论的关键

在《论心理学的基础》的序言中，迈内·德·比朗写道:“当前用于移动身体的原因或力量的感觉是一种作用力（force agissante），我们称之为意志…自我完全与这种作用力等同。”[[31]](#footnote-31) 然而，自我只在努力中、在意志应用于身体的关系中被认识到，身体是一个惰性（inertie）的项或者说非我(因为自我是能动的)。“这种倾向（tendance）的事实，我们称之为意志或被意愿的行动或努力，我说，这种努力是内感觉真正的原初事实。”[[32]](#footnote-32)如果自我完全等同于作用力，作为原因的意志和意愿运动或者运作的意志的差异在自我认识到它自身作为与“我们的器官的惰性”的关系时消失。因此，内感觉的原初事实将是一种原初的二元性，在这种二元性中，自我作为能动性、原因、意志出现，通过一个抵抗性的项来实现。

因此，意识的原初事实被定义为“原初的努力”，似乎带有一种模糊性，从分析和经验的不同角度来看的区别并没有完全消除。在这种内在的努力中，自我既表现为一种超有机力（hyperorganique force）和能动性，也表现为一种超有机力和一种有机抵抗之间的关系。这种超有机力只有它能够被应用到一个抵抗的项时，这种力量的存在才是一种事实。抵抗项因此是惰性的。[[33]](#footnote-33)这两项只存在于这种叫做努力的关系中，也就是说，它们只出现在通过将它们显现为不可分割的以区别它们的因果关系中。严格地说，努力建立了一种真正原初的关系，即一种超越其项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的两个项相互关联、相互假设。

然而，迈内·德·比朗之后加强了努力的概念，这个最初被定义为一种运作的行动或者意志的力量的努力，又被描述为“被意愿的努力（effort voulu）”，这种表达使得努力的概念在文本的核心部分发生了转变，在这里，努力似乎被还原为关系的一个极点。被意愿的努力指明了在行动中的这种超有机或超感觉（hypersensible）的力量，从而成为力量的同义词，从而倾向于把自我带回一个极点，即超有机的力量。

此外，迈内·德·比朗还在文本中提到了“努力原因（effort cause）”这一表达，“与努力原因等同，自我一旦能与肌肉的感觉区分开来，它就有了自身存在的内部统觉。努力在他身上，或者就是他自己。肌肉的感觉不是他，他把它留在外面。”[[34]](#footnote-34)这是否意味着努力作为一种原初的二元性、作为在其中自我被发现作为意识的原初关系，与努力原因对应着还存在一种努力结果（effort-effect）?分成一方面是努力原因，另一方面是努力结果？如果第一个表达是迈内·德·比朗的，那么第二个表达就是由将努力还原为超有机力的文本诱导的。这种二重性可能是因为，迈内·德·比朗没有区分清楚作为行为能力的意志和作为行为的意志。

当力量和努力倾向于相互同一时,我们就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选择:要么屈服于关系—张力的压力——在这种关系中自我发现自己，从而将身体的自我归结为超有机力或自我在其中运作的意志的极点;要么，将努力等同于努力原因，因此等同于超有机力原因，因为不存在和努力原因相对应的所谓的努力结果。

如果我们从主动和被动的二元性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事实上，如果努力是由于施加于一个抵抗项上的运动而被认识到，自我在与有机抵抗的关系中就是主动的。因为在迈内·德·比朗看来，自我只有在能够被视为一个抵抗项的努力的主体时，才能开始认识自己或自为地存在。[[35]](#footnote-35)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能被定位，这要归功于内在的努力，因为它们通过提供需要相同的意愿克服的惰性来实现它们的收缩。身体的运动部位只会“相对”抵抗:它们最终会让步。

就此看来，实际上，意愿作用的对象是身体归根结底不抵抗的一部分上：肌肉系统。但是就瘫痪的身体而言，对于意志移动身体的一部分的抵抗是如此绝对,以至于迈内·德·比朗否认它属于直接的对象。瘫痪的身体是以一种外来物体（corps étranger）的形式出现，可以说，它唤起的更多的是世界，而不是自我。从这个不抵抗的身体，也就是说从肌肉的身体出发，自我其实冒着完全被同化为意愿的极点，从而成为纯粹的内在、根本的内在的风险。

这是一个有机身体的悖论，它被还原为运动的意识，它不再表现出任何抵抗，并产生了亨利所指出的，原初事实内，主观身体与有机身体之间的二元论。迈内·德·比朗还在某些段落中描述了一个已经被意志完全占据的惰性的有机身体。正是这种直接的关系，某种程度上暗示了身体仅仅是一个没有抵抗的支撑物。 “单纯的肌肉抵抗，就是始终服从或屈服于构成自我的被意愿的努力的抵抗”[[36]](#footnote-36),让我把自己统觉为一个身体自身，一个我直接拥有的身体。有机项只是与超有机力有关的相异性，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其说是反对超有机力的，不如说是对超有机力的支持。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屈服的身体似乎只在最初抵抗，肌肉最终屈服于运作的意志。这两个项的不可分性似乎就成为了意志的无懈可击性的代名词。甚至迈内·德·比朗提到过身体自身的定义:屈服的身体,屈服远远超过它的抵抗。正因为如此，亨利能够将其同化为纯粹的主观内在性，并谈论主观身体。在他看来，在努力中所揭示的自我并不是与自身相关的事物，而是与自身相关的过程,自我因此开辟了另外一个存在的区域，即内在性（l’immanence）,内在性不是某一种存在的区域,而是自身存在的唯一区域。根据亨利的视角，迈内·德·比朗把内在性理解为主体性，把主体性理解为自我，把自我理解为能动性。亨利因此得出了所谓的“三个身体”理论：身体就其本源而言是主观的，它是一个“知道如何移动”与主观性相一致，以至于“cogito”不是“我思（je pense）”的意思，而是“我能（je peux）”的意思。“我（je）”所使用的这个身体的庞大而模糊的存在，“先验而不客观”[[37]](#footnote-37)，证明了身体的第二个形象:抵抗并且屈服于努力的有机身体。身体的第三个形象是客观的身体或从外部看的身体，所谓艺术家和外科医生的身体。因此，在亨利看来，应当区别三个主体(主观的或绝对的、有机的和客观的)，第一个是内在的，后两个是先验的。

至此，亨利和梅洛-庞蒂可以说概括了我们的问题的关键。如前所述，亨利将自我还原为意志的极点，坚持自我和身体的同一性，他写道:“因此，自我直接作用于世界。它不依靠一个身体的中介来行动，它不依靠任何手段来完成它的运动，它本身就是这个身体，这个运动，这个手段。”[[38]](#footnote-38) 梅洛-庞蒂强调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努力揭示了意识是一种关系，“它既不是一个内部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外部的事实，它是作为我与另一项的关系的自己的意识。因此，这不是一种经验主义哲学，它不会用肌肉的事实来填充意识，而是一种承认作为某种对立的起源的哲学，即主体和主动性所指向的项的对立。”[[39]](#footnote-39)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并不孤立，它们直接揭示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构成了迈内·德·比朗对意识的原初事实的描述: 在这个原初事实内部的意识中发生的自我是由超有机力和抵抗项之间的关系张力构成的还是从意志的极点开始的？

二、可能的解决模式

对于这一问题，贝尔纳·巴尔茨基（Bernard Baertschi）的视角非常明确:“对于笛卡尔主义的思维之物（res cogitans）和广延之物（res extensa）的对立，迈内·德·比朗以自我和身体自身的对立将之代替。因此,存在着一种对二元论的保留——自我不能等同于被动的抵抗的身体,结果的原因,但它不再是实体的二元论,因为我和我的身体自身是现象。”[[40]](#footnote-40)换句话说，对于这一点迈内·德·比朗所要表达的是,我和我的身体自身是有区别的但不是分离的。

（一）身体“视角”的三重性

弗朗索瓦·阿祖维（François Azouvi）认为，迈内·德·比朗之前的笛卡尔完全使他的身体学说取决于知觉方式的多样性，如果换用迈内·德·比朗的话来说，就是“视角”（points de vue）的多样性，这种“视角”理论，形成了迈内·德·比朗哲学的主要概念的框架，曾作为与德·特拉西之间的通信的一部分而出现，也被应用于《关于思想之解析的论文》。从那时开始，“视角”意味着，一种基于特定的和决定性能力的知觉方式。

对迈内·德·比朗来说，从两个不同的视角知觉的同一个对象——例如身体——就不再是同一个对象，不再具有相同的本质。这显然是该“视角”体系的基石，因此视角的多样性不仅是知觉差异，而且是存在论差异，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存在论差异，因为它是一个知觉的差异。视角通常被认为只有两个，因为它们经常被认为只关注主要的区分，即仍被称为主观的或内部的反思的视角与外部的或者客观的表象的视角的区分，也是迈内·德·比朗强调最多的部分。然而，迈内·德·比朗其实清楚地写道，有一种“在同一个生命的结合中联合的所有感性元素的一种直接的、绝对的、普遍的感觉;有一种个体的统觉，它有其独特的(直接的)对象，即所有部分服从同一意志的集合体，和一个(相对的)努力本身的主体，用来指导它们，联系它们，推动它们;最后，这些工具或运动机能的手段有一个完全客观的表象，就如同解剖学家观察各种肌肉器官的排列、顺序和运动”，他补充说“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混淆人类科学所基于的这三个截然不同的视角。”[[41]](#footnote-41)换句话说，通过我们表象性的能力，我们对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进行了先验经验;利用我们的统觉或反思能力，我们通过与身体的关系对自己形成了双重经验;通过我们的触动（affective）能力，我们对根源于我们自己而不是真正的我们自己的东西进行了内在性地经验。不过，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却是一方面忽略了“直接感觉”的视角，另一方面，没有根据反思方式和表象方式对身体进行系统的描述。

阿祖维的讨论主要专注于这种三重性的一个特定方面，即在主观范围内的视角的三重性的重复。迈内·德·比朗哲学的概括观点在于将身体的主观经验范围视为完全反思的。在这种意义上，内部经验所获得的身体排除意愿运动的身体。如果三种视角确实对应于不同的能力并且彼此不可还原，那么这三种视角必须在主观范围内通达三种身体自身的方式。当我自愿地放下手臂时，可以理解这种运动的感觉是在个体统觉（aperception）的内部经验中给出的。但是，当我“看”到同一只手臂时，这种感觉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外部知觉，我们将会看到，第三种知觉方式，即直接感觉(sentiment immédiat)也同样如此。

因此，我们将进入主观经验领域并展开这些方式。第一个是个体统觉，它的关联是作为直接对象的身体，而主体是努力或自我。这种纯粹能动性的层次，是最基本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构成了个体的存在，个体不需要经历被动的外部感觉来存在或来知道自己存在。要重新获得它需要一种纯粹的经验，迈内·德·比朗称之为内在的努力(effort immanent)或无意的努力(effort non intentionné)这是一种在自身的努力中自我紧张的状态，它的所有运动的和感觉的器官都被唤醒但不是被当下的感觉所驱使。[[42]](#footnote-42)这个内在努力的纯粹主体，他统觉什么呢？答案毫无疑问：作为“直接对象”的他的身体。这样我们就解开了一个经常被提出的疑问：这个直接对象不是身体自身，或者更确切地说不是全部身体自身。迈内·德·比朗的文本在这一点上非常明确：内在努力的纯粹自我与身体自身单独的纯粹动机请求有关;如果按照生理学的术语来说，就是神经系统。这意味着受触动（affecté）的身体自身不属于直接对象的这个范围，并且不是内在努力的纯粹统觉的相关项。为了重新引入受触动的有机体，就需要到达主观存在的第二层次，即直接感觉。

“直接对象(objet immédiat）”意味着对内在经验的身体的双重表征，因为它更具有构成性。不过，严格来说，这两个术语是互相矛盾的。因此，解读者往往试图牺牲其中一方或另一方，有些坚持身体的直接性，使其与自我重合，使身体成为真正的“我”，其他人坚持客观性。在1812年给他的朋友Durivau的一份声明中，迈内·德·比朗向混淆了自我和运动、自我和身体的对话者清楚地说道：“亲爱的同事，请小心，不要把这种努力，或者意愿的决定与运动混为一谈，这种运动由器官实现并且已经外在于我们。”[[43]](#footnote-43)毫无疑问，这要表达的就是运动在自我之外。迈内·德·比朗的文本已经告诉我们，身体自身，即使在这种最直接表达自我的情况下，也是“在我们之外”。自我和它的身体没有成为“一体（un）”。

那么什么是直接关系（relation immédiat）？其实我们更容易说出哪种中介（médiation）被剥夺了自我与直接对象的关系，不过既不是工具的中介，也不是时间的中介。我不需要工具来移动我的手臂。这是否意味着我可以没有神经和肌肉？显然不是。但这种知识只有在运动的科学中才需要，而不是在内部经验中。由于迈内·德·比朗哲学的黄金法则是不要混合视角及其必要条件，因此对运动所必需的工具的无知仅仅只存在于需要它的科学中，而不是在它在其中无用的科学中。之所以说，也不是时间中介，是因为动力行为是在瞬间完成的;或者不如说:是它定义了这个时刻或时间单位。“时刻，或时间的统一，取决于一个单纯的努力或一个意愿的行为，在它的运作中个体可以说我或者一。”[[44]](#footnote-44)那么，在这种意志的即时性学说中，如何还能有连续性的位置？通常在迈内·德·比朗的时间理论中寻求的答复，在阿祖维看来，应该在他的内部空间理论中寻求：有一种“基于持续的抵抗的身体自身共存的直接统觉，这种最初无限的身体广延不能通过任何外部感官表现也不能是任何直观的直接对象。”[[45]](#footnote-45)身体自身是对于努力的内在抵抗的连续性，并且尚未构成有机的身体。[[46]](#footnote-46)因此努力的双重时间制度或者说努力运作的双重方式成为可能：作为内在的努力、无意的努力，应用于内部空间的持续抵抗，它本身被定义为持久。作为刻意的努力，它在当下完成。只要意志的直接对象被隐含地同化到某一点，那么这种努力只能是准时和即时的;因为存在一个内部空间的位置，虽然与三维空间的意义上的空间完全不同，但努力可以借这个空间获得它所缺乏的连续性。

在自成一体的内部空间中给出的身体自身的持续的抵抗本身就是自成一体的。虽然外来物体的抵抗是不可战胜的，但身体自身的抵抗是一种屈服的抵抗。这种抵抗状态的差异，是一种本质上的差异：“肌肉抵抗”是身体自身的本质，是意愿努力的直接项，“外部抵抗”是外来物体的本质，是同样努力的间接项。

以上描述的就是第一层次的主观身体存在，即纯粹的反思。这个层次也是纯粹的能动性;它定义了自我对于身体的关系，自我始终处于拥有它，而不是“是”它的模式，因为这种关系是关于对象的。

但迈内·德·比朗确实也写过几次类似这样的短语：“我的身体和我是一体”，因此一些解读者总结出从身体到自我，到身体的“我”的固有性（inhérence）。那么迈内·德·比朗是否自相矛盾呢？事实并非如此，但在此再次区分分析的层次是必要的。在纯粹统觉的层面，身体是意志的直接对象，身体在我之外。但是身体不仅是一个意志的器官，它还是受触动的有机体。我们正处于“在同一个生命的结合中联合的所有感性元素的一种直接的、绝对的、普遍的感觉”[[47]](#footnote-47)的视角。我们会注意到，形容词“直接的”再次被使用，而不是“对象”这个词。直接的，意味着自我与受触动的身体的关系并不比以前少，但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在这里，直接的似乎意味着在主体和他的身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同一性。

当然，这一说法并非没有问题。因为，在迈内·德·比朗看来，有同一性的地方，原则上就无意识，意识在他看来就是差异的同义词。那么，如何理解作为自我同一的身体自身的触动感觉仍然属于主观存在的范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再次涉及到内部空间的学说。对触动的知觉假设了主观存在的两个层次的协作：一种是位于器官内部的连续性中的努力的层次，一种是知觉位于同一器官的感觉的直接感觉的层次。

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描述的两个主观存在层面对它们作为真理的地位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判断。虽然直接统觉的层次以其透明性（opacité）和确定性为特征，但直接对象和自我完全同源，而受触动有机体的层次则以其不透明性为特征。

最后一个视角是运动机能的完全客观表象，就像解剖学家所从事的观察不同肌肉器官的运作规律。这个视角针对的是身体的纯粹外部和客观的知识，其模型由解剖学提供。与统觉相比，它作为“次要现象”并不意味着它是不存在的，而是指衍生的和非构成性的现象。

综上，身体的三种“视角”:第一个层次是纯粹的统觉，它具有纯粹透明的明显特征，自我把自己完全交给它自己，也就是说，完全奉献给身体，而不投入任何触动；第二个层次是我的身体受到触动时我的身体的知觉；在第三个层次上，身体被客观地、外在地知觉。

（二）内在性哲学

在卡特琳娜·雷亚（Caterina Rea）看来，身体似乎同时处于与自我差异的和同一的关系中：作为反对努力的能动性的有机项，它与自我的活力（dynamique）不同；同时，又使自己服从自己的行动，从而与自我同一。产生的这种关系被描述为非二元论的二元性：自我被构造为一种自我意识的活动，与身体的有机抵抗相对立，身体的有机抵抗同时屈服于主体并服从主观的活动。因此，自我的范围包括超有机力和有机抵抗，身体自身允许自己被带到一种直接而内在的联系中去，在那里，作为主观统觉的直接对象，它以第一人称存在和感受着。

自我作为一个原初事实的内在关系结构，通过这个结构，主体产生了，并把自己作为一种力量和一种在抵抗的有机项上运作的能动性。“内感觉的原初事实不是别的，就是与有机的抵抗项密不可分的被意愿的努力,通常由一个关系或一个真正的二元性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确定其本质或者说描述其真正的构成性元素。”[[48]](#footnote-48)因此，有必要澄清这种二元性的项，因为正是从这里，才有可能描绘出迈内·德·比朗的身体自身的概念。

迈内·德·比朗似乎首先引入了关于差异的概念，甚至说是关于身体相对于自我的外在性，只要后者只能在与肌肉器官的惰性相对立的情况下意识到自身。因此，自我—原因将不可还原为身体发生的运动结果。然而，由于努力而产生的主观性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意识，而是在它的活动的运作中作为一种身体的存在，作为一种与自身的肉体不可分离的自我意识而被发现的。因此，“抵抗”项并不是相对自我结构的完全外来和外在的东西，因为它屈服于意志的超有机力。因此迈内·德·比朗曾断言，即使没有任何外部事物的知识，我们也能意识到自己。身体在这里作为伴随自我的东西而存在，并使自我的活力成为可能。此外，如刚才所说，在与有机抵抗项的任何关系之外，自我无法统觉自己或正确地认识自己。

因此，可以认为，这种努力只不过是一种屈服的抵抗的感觉，也许，它仅仅是反对自我力量本身的那个身体，通过克服它自己的惰性，使它自己成为任何自觉意志具体运作的条件。

这样身体就被认为是进入了自我主义的结构，并且几乎是内在的主观领域，它远不是作为单纯的先验和外在的实在被知觉，而是在内在性的模型中被思考。不仅因为我们的身体性不是一个笛卡尔二元论中延伸出来的简单客体，还因为它最终遵循了自我意识的意愿运动。迈内·德·比朗将身体呈现为一个纯粹的内部空间，即直接知觉对象固有的形式。因此，身体自身是在自我的内部知觉中给予的，几乎是作为主体的自我反思运动的一个项。我行动，即我知道如何作为一个屈服和伴随意志的行动的身体行动。“内在的感觉，我们称之为努力的感觉，延伸到受意志作用的肌肉或自行移动系统的所有部分。凡在这种感官的能动性范围内所理解的，或与这种能动性的运作相联系的，都进入意识的事实，成为内在统觉的一个间接或直接对象。”[[49]](#footnote-49)在对努力的服从中，有机抵抗不再是一种外在的东西，它不再是外来的和绝对的，而是对于意愿的主观性来说是自身的和内部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对身体自身的迈内·德·比朗式分析，在把身体的维度与自我的范围结合起来时，并不总是显得那么清楚。事实上，迈内·德·比朗只要在运动的各个部分的多元性以及个体与自觉的自我的统一性之间加以区别，就会保持身体与自我的某种对立。[[50]](#footnote-50)然而，这是一种不存在任何分离的区别，一种要在同一意识事实的统一中重新构成的区别。身体—自我二元性在这里并不转化为僵化的实体主义。相反地，被意愿的努力的活力追溯到了身体的统一得以实现的过程，从而将其融入同一个存在经验中。“通过将所有的身体的自主移动部位视为聚集在一起的总体,服从同样的生命力的冲动或同一个意志,当前努力的主体与通过其惰性抵抗并且服从动力的抵抗项不同，将具有这种持续抵抗的知觉，也就是说，内部广延”[[51]](#footnote-51),也就是身体自身，它反对自我，同时又把自我作为一种内部的和构成的元素融入到他的意识生命中。

（三）代谢生理学模型

纳塔莉·弗罗诺（Nathalie Frogneux）认为，迈内·德·比朗仍然和他同时代的人一样，某种程度上是在机械论生理学支配的模式下思考有机身体。

事实上，在迈内·德·比朗那里，生理学这个术语本质上指的是身体的运动，它所描述的是肌肉的运动的起源。他还依照沃康松（Vaucanson）[[52]](#footnote-52)自动装置的模型设想了客观身体（le corps objectif），从而将身体的能动性还原为运动，甚至是意愿运动。同样，肌肉收缩也是在笛卡尔式滑轮的基础上来描述的。毫无疑问，这就是为什么迈内·德·比朗被有机体的机械论概念所阻碍，将能动性和意愿运动等同起来。正如在传统思想中，“生命”，即“有机”的同义词，与“意志”和“意识的事实”之间的断裂是非常明显的。前者是人类在潜意识层次上的生命的部分，同时也是被认为纯粹受本能支配的动物的部分。这样，有机的与意识的、被动的与意志的对立就得以保持。

迈内·德·比朗曾给自己做过一个思想实验，试图将内感觉的原初事实带回最单纯的表达，通过揭示可以经验外部抵抗的最小化的有机身体。触觉的器官不一定是肉感的、立体的，也不应该是感性的、广延的，甚至也不是手掌的表面，而是将一只手仅仅还原为一个没有表面的指甲：一个点。“我们可以认为，触觉的主要器官，不是我们的手的形状和感性，而只是被覆盖着一个指甲，结束在一个非常尖锐和向所有方向移动的点”[[53]](#footnote-53)这是抵抗的统一体，本质上与努力的统一相关。这些条件汇集在一起​​，使迈内·德·比朗的有机身体在主观主体的纯粹透明性与外部客体的纯粹不透明性、纯粹的内在性与纯粹先验性之间摇摆。

迈内·德·比朗的机械地构想的身体呈现出一种均匀的惰性，没有足够的极性来在服从的同时抵抗意志。因此，亨利可以将身体自身还原为主观的或绝对的身体，与有机身体区别开来，“主观身体绝对运动的直接和运动的项”[[54]](#footnote-54)。自我与世界之间，身体自身与有机身体之间，主观身体与客观身体之间出现了抽象的对立。迈内·德·比朗开始寻找一种方法，首先摆脱身体的自我，并为它的能力发现一个外部限制，即身体自身和与之无关的外部物体之间的界限。这个问题表明，有机的和外部的两种类型的抵抗可能没那么不同。巴尔茨基曾指出的:“如果身体是一个主观的存在，那么它也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且是从同样的视角来看，即从原初事实内部的视角来看。”[[55]](#footnote-55)然而，在我们看来，迈内·德·比朗从根本上区分了身体的和世界的抵抗。

虽然迈内·德·比朗并没有为这样一个身体的经典的机械论的概念辩护，但它仍然充分标志着身体作为意志的工具和意志本身交替出现。身体被设想为自动机器，身体呈现出分层性，这就阻止了从内感觉的原初事实的描述中得出所有非二元性的结论。

纳塔莉提出是否可以通过诉诸于热力学（thermodynamique）而非机械的生理学模型，从而在本质上是新陈代谢的有机体的基础上恢复对内感觉的原初事实的描述，即通过坚持触动的身体和动力的身体之间的连续性而不是对立来再次解读原初事实。在模型的帮助下，可以减少迈内·德·比朗所执着的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对立。与机械模型中的运动的载体和整合的单独实体不同的是，身体是一个需要通过与世界的对立或两极互动来获得满足的存在。这一视角使我们有可能认为能动性是首位的，自我—身体（moi-corps）和自我—世界(moi-monde)的动态二元性，是彼此不可分割的。

有机体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完全构成性的机器或一个结构良好的自动装置，因为作为一个生物，它实践自己动态的开放和关闭，由此在世界对他的不断侵入中认识到外部世界。在构成意识（超有机力与有机体的关系）之前，关系性存在是有机体（身体与世界的关系）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对立关系存在于一个非意愿的层面，这表明能动性先于意志和意识。在一种下意识（infravoluntaire）经验中，身体将自身体验为与世界的关系，正如在意识的原初事实中，自我感觉自己与身体相关。[[56]](#footnote-56)因此，睡眠意识中断的问题将不存在，因为它不会中断生理身体的能动性。

因此，生命体(le corps vivant)首先作为一种可渗透的、短暂的存在出现，与环境产生互动，这就是为什么它知道作为一种欲求的存在[[57]](#footnote-57)，它总是经历着抵抗。然而，正是它的生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这种抵抗是相对的，因为他不断地克服它，以保持自己的生命。

有机身体通过主动地侵入外部、世界，通过使其成为自己的并带回给它自己从而继续发展自身。它是由对世界的占有和对他人的部分和短暂同化的交易（commerce）构成的，这种交易不是敌对的或威胁性的，不是将它们对立为不同的阶层。我们必须认识到，有机的身体最初并不是反应性的，而是一种非意愿活动的场所，这种非意愿活动的特点是它是有生命的。

在能动性与意愿运动分离的条件下，能动性的自我的起源可以从其有欲求的活动的预设来描述。有机的身体永远不会是纯粹被动的，不会是纯粹的应激性和接受性。如果“有机”作为“感性”的同义词出现，那么它从一开始就是有意的，而且是关系性的，以一种不服从“我”的、与被动性对立的方式。有机体总是以某种能动性为标志，这种能动性给它一种模糊而弥散的存在感，它会有意识地在被意愿的努力中抓住这种存在感。在这种情况下，与其说是运动，不如说是作为意志的基础即其可能性条件的基本活动。在有机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意志可被视为一种极端的能动性。因此，“死的抵抗”只能在与“活的抵抗”[[58]](#footnote-58)相对的情况下才能被准确地定义，而“活的抵抗”显然与我们所说的“行动的抵抗”或者说“主动的抵抗”很接近，主动的抵抗可以在较低的水平上构成代谢体，而在较高的水平上——虽然仍然是下意识的——构成被挤压的手的生动的知觉。但是这就相当于离开意识的身体自身的领域，“如果没有身体共存的感觉或直接的内在统觉，自我就不可能独立存在。”[[59]](#footnote-59)因此，皮埃尔·蒙特贝洛（Pierre Montebello）强调，对迈内·德·比朗来说，“运动的问题远不如思想的能动性的问题重要”[[60]](#footnote-60)。

如果身体总是屈服，那是因为它知道自己的能力。因此，即使它自身的有机活动只使它部分地和相对地对意志有效，无论是感知还是运动，迈内·德·比朗都相信努力总是与有机抵抗成比例。换句话说,如果意识的原初事实允许自我将自身作为一个抵抗的和屈服于意志的身体，而不仅作为一个身体直接服从或绝对屈服的意志,正是因为与世界的下意识关系，已经证明了这种矛盾:有机身体是服从和抵抗世界的脆弱的同时也是顽固的肉体存在。这种自我作为有机的原始意愿，尽管它部分地受到阻碍，仍然无疑地是意识的原初事实的基础。

这样一种代谢生理学（physiologie métabolique）将使绝对抵抗性(“死的抵抗”)以及绝对内在性等棘手的问题变得无关紧要。[[61]](#footnote-61)自我—身体的经验和自我—世界的经验似乎确实是不可分离和相对的。也就是说，对自身而言显而易见的意志与有机抵抗之间的巨大区分在自我与世界之间保持一定的二元论，在人与动物之间也是如此，甚至在自我和胎儿的存在之间。巴尔茨基点明了这一点：对于迈内·德·比朗来说，“身体不可能是与自我同质的现实”[[62]](#footnote-62)。虽然意识起源的问题看起来很成问题，但只要，把意识的事实放在生命哲学中，就有可能克服这种根本的对立，强调侵入与互动，内在性与先验性的可逆性。

此外，在新陈代谢生理学中重新设计的有机体可以拒斥亨利的第三个身体的假设，即没有任何东西抵抗的主观身体，因为它会在意识中获得自己，因为它总是对一个抵抗进行考验，而这个抵抗表现出一种相对和有限的能力。因此，有机体一方面可能看起来不是完全主观的，因为它抵抗了意志，而另一方面，它不是完全的客观的，因为它是预示意志和意识的能动性的中心。因此，它将只是一种非常特殊意义上的工具:一种插入世界的切入点，一种自我的内在性和世界的先验性、主观的和客观的身体交叉的地方。

三、对自我—身体关系的思考

在迈内·德·比朗那里，身体是由两个事实组成的:生理学的外部身体，努力的心理学的内部身体。我们要问的是：第二种身体有可能与自我混淆吗?亨利认识到抵抗揭示了身体的实在性;但是从意愿移动和事实上移动的中介出发，他不适当地断定了两者之间的同一性以及运动的原始主体性,他错误地将运动与身体本身同一。当然，一方面在努力和努力的感觉之间的确有一种同时性，另一方面，“这个运动是由器官完成的，而且已经处于我们之外”，同时性并不意味着同一性。身体和自我仍然是“有区别但不分离”的两者。自我意识和它的身体意识的同质性禁止任何灵魂和身体的二元论;但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也禁止了一切的一元论，甚至现象学上的一元论。因此，有机的身体既不完全主观，也不完全客观，既不与自我完全同质，也不完全异质。亨利认为内在性的基本特征就是透明性:因为自我和身体完全在先验的内在经验中展现自己，因为它们是自己的一种知识，并且没有留下其他不透明的实在，它们就会是同一的。[[63]](#footnote-63)然而，原初的二元性阻止了身体和自我的同一。

事实上，是否如亨利所希望的那样，我们必须说出一种完全的内在性，它将消除因果关系之间的所有区别，或者相反，一种不可还原的对立，通过将身体性置于自我的范围之外，从而保持两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这方面，我认为，这个身体同时具有作为“一”与自我同一以及作为统觉的直接对象的双重地位。特别是这两种身份的后者，似乎特别适合于表述身体状态的二元性，因为它把客观性和原始经验的直接性联系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身体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但前提是要加上: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当它们被引用到自我—身体关系的不同平面时，这些文本就不再相互矛盾了。因为直接的对象并不是整个身体自身;只是在身体自身中属于努力的东西。

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里得出结论，尽管考虑到迈内·德·比朗倾向于将身体包含在自我认识自身的运动中，但这种身体融入自我的生命的整合从来没有成功地消除基本的二元性，自我的生命是在这种二元性当中构成的。当然，我们总是面临着最终会屈服的抵抗。因此，我们可以把一个内在性的观念引入给自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关系项的混淆。因此，更确切地说，自我作为与身体紧张关系的“原因”而存在;或者，作为被自我“改造”的“改造”身体是自我-原因的本质结果，而自我-原因只存在于它与身体的张力中，身体就是它的“结果”。这就是预设并揭示了自我的关系性结构的这种自成一体的内在性的特殊性。

在主体存在经验构成中对身体自身地位的认识，构成了迈内·德·比朗反思的基础。事实上，这种认识是所有自我意识或存在感的基础，是迈内·德·比朗哲学的基石。没有身体，就没有自我的知觉以及自我自身的存在；另一方面，正是在它的抵抗的艰难中，甚至在它几乎病态的软弱中，身体的存在才会反省自己，使它自己成为它自己的存在，就像迈内·德·比朗说的：只有不健康的人才觉得自己存在。

四、结语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身体的地位，以及身体与自我的关系的定义，代表了迈内·德·比朗思想中最复杂的方面之一，评论人士也常常存在分歧。本文正是从梅洛-庞蒂和亨利针对迈内·德·比朗哲学提出的两种对立的解读的悖论出发，试图回到对努力中的身体的指称，对学界的几种解释模式做一简要分析：区分身体的三个“视角”，统觉、直接感觉和表象，将这一理论应用到身体自身的知识当中;从内在性哲学的角度总结身体的对外部开放性与自我的自身指涉性之间的关系；将二元性的问题直接从这个仍然过于笛卡尔式的有机身体模型中移出,通过在生物学模型的基础上认识到身体的一种下意识的活动来平衡原初事实的极性。结合上述几种可能的解决模式，我认识到尽管迈内·德·比朗倾向于将身体包含在自我认识自身的运动中，但这种身体融入自我的生命的整合从来没有成功地消除基本的二元性，自我的生命是在这种二元性当中构成的，身体与自我是“有区别但不分离”的两者，迈内·德·比朗的意识的原初事实的二元性是从根本上远离任何二元论的意义上来说的，这种二元性使其避免了笛卡尔无法成功解决的思维与身体如何统一的问题。

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如果评论者能够在这一问题上为相互矛盾的解释辩护，在某种意义上也表明了迈内·德·比朗自己在阐明努力中的自我和身体之间的联系时的二重性。在这里，借用雷亚的一个术语来说，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或持续的“振荡”，这种“振荡”的复杂性根源于身体自身的概念。身体作为针对自我的努力中的抵抗项，与自我对立，同时，它又被融入到自我的范围，引入到意愿运动中。这种未得到明确解决的“振荡”，既证明了迈内·德·比朗的“犹豫”，也证明了他的思想具有丰富的可解释性，因而具备了在当下哲学语境中被成功激活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相关著作
2.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II, *Influence de l’habitude sur la faculté de penser*, ed. François Azouvi, Paris: Vrin, 1987.
3.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4. Pierre Maine de Biran : *Notes sur l'Idéologie*, Œuvres, 1900.
5. Pierre Maine de Biran : *Correspondance philosophique*, Œuvres A, XIII-3, 1996.
6.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IV, *De l’aperception immédiate*, ed. Ives Radrizzani, Paris: Vrin, 1995.
7. Pierre Maine de Biran : *Mémoire sur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pensée*, 2e édition, in Œuvres, Paris: Vrin, t. ΙI, 2000.
8. Pierre Maine de Biran : *Notes sur quelques passages de l'abbé de Lignac*, Œuvres, t. XI-2, 1993.
9. Pierre Maine de Biran : The ralationship between the physical and the moral in man,translated by Darian Meacham&Joseph Spadola, Bloomsbury Pulishing Plc, 2016.
10. 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 *Traité des sensations*, in Œuvres philosophiques de Condillac , Paris: P.U.F., Corpus général des philosophes français, vol. 1, 1947 (1754).
11. M.Destutt Comte De Tracy: *Élémens d'idéologie*, Paris: Courcier, 1804.
12. Frederick Copleston :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ume IX: Modern Philosophy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Sartre, Camus, and Levi-Strauss*, New York : Image, 1994.
13. Michel Henry : *Philosophie et phenomenology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5.
14. Michel Henry :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y of the Body*, translated by G.Etzkorn, The Hague: MartinusNijhoff, 1975.
15. Maurice Merleau-Ponty :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N.R.F.)*, Paris: Gallimard, 1976.
16. Maurice Merleau-Ponty : *L'Union de l'âme et du corps*, Paris: Vrin, 1997.
17. André Lalande : *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P.U.F., 1993.
18. Jean Beaufret : *Notes sur la philosophie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 Paris: Vrin, 1984.
19. Henri Bergson : *Mélange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20. Alexis Bertrand : *Psychologie de l'effort*, Paris, 1888.
21. François Azouvi : *Maine de Biran, La science de l'homme*, Paris: Vrin.1995.
22. Pierre Montebello : *Le vocubulaire de Maine de Biran*, Paris: Ellipses, 2000.
23. Pierre Montebello :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pensée*, Grenoble: Éd. Jérô me Million, 1994.
24. Bernard Baertschi : *Les rapports de l'âme et du corps*, Paris: Vrin, 1992.
25. Bernard Baertschi : *L'ontologie de Maine de Biran*, Fribourg: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de Fribourg, 1982.
26. Mark Sinclair: *Embodiment : Conceptions of the Lived-Body from Maine de Biran to Bergson*, in: Edinburgh Critival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I,A.Stone(e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27. David Hume : *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d. L. A. Selby-Bigge and P. H. Niddit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8. Hans Jonas : *Le phénomène de la vie*, trad. D. Lories, Bruxelles: De Boeck Université, 2001.
29. [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
30. [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
31. 相关论文
32. Victor Delbos : *Sur Les Premières conceptions philosophique de Maine de Biran*,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T. 20, No. 6 (Novembre 1912), pp. 751-776.
33. Nathalie Frogneux : *La résistance vive du corps dans l'«Essai» de Maine de Biran*,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Vol. 103, No. 1/2 (FÉVRIER-MAI 2005), pp. 65-81.
34. Caterina Rea : *Corps subjectif et question morale chez Maine de Biran*,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Vol. 103, No. 1/2 (FÉVRIER-MAI 2005), pp. 82-104.
35. Benoît Thirion : *Le corps dans les travaux de Maine de Biran sur l'habitude (1800-1802)* ,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Vol. 103, No. 1/2 (FÉVRIER-MAI 2005), pp. 120-138
36. François Azouvi : *triplicité des points de vue sur le corps dans la philosophie de Maine de Biran* ,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Vol. 103, No. 1/2 (FÉVRIER-MAI 2005), pp. 6-15.
37. François Azouvi : *Genèse du corps propre chez malebranche, Condillac, Lelarge de Lignac et Maine de Biran* , Archives de Philosophie, Vol. 45, No. 1 (JANVIER-MARS 1982), pp. 85-107
38. Dimitri Voutsinas : *Maine de Biran (1766–1824) Fondateur de la psychologie française*, 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20, No. 75 (1966), pp. 69-89.
39. Pierre Montebello : *Le corps de la pensée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No. 2, Maine de Biran (Avril Juin 2000), pp. 203-220.
40. Maël Lemoine : *Affectivité et Auto-affection ,réflexions sue le《corps subjectif》chez Maine de Biran et M.Henry* ,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No. 2, Maine de Biran (Avril Juin 2000), pp. 243-267.
41. Henri Gouhier : *Psychologie et théologie dans la philosophie de Maine de Biran*, Philosophique de la France et de l'Étranger, T. 135, No. 10/12 (OCT.-DÉC. 1945), pp. 289-309.
42. Joseph Duchêne : *Merleau-Ponty lecteur de Biran: à propos du corps propre*,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Vol. 103, No. 1/2 (FÉVRIER-MAI 2005), pp. 42-64.
43. Simone Romagnoli *: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SENSATION TRANSFORMÉE», Maine de Biran lecteur de Condillac*, Théologie et de Philosophie, Troisième série, Vol. 134, No. 4 (2002), pp. 341-352.
44. Nathalie Frogneux, Benoît Thirion : *Pour penser la condition du moi, Maine de Biran Présentation*,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Vol. 103, No. 1/2 (FÉVRIER-MAI 2005), pp. 1-5.
45. Renaud Barbaras : *PRÉSENTATION*,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No. 2, Maine de Biran (Avril Juin 2000), pp. 145-147.
46. 贾江鸿：梅纳·德·迈内·德·比朗的先验经验论[J]，世界哲学,2013(04):26-33.

1. 参见Maurice Merleau-Ponty *: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N.R.F.),* Paris: Gallimard, 1976, pp. 114-179.中文译本参见[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5—195页. [↑](#footnote-ref-1)
2. “唯灵论”一词在广义的哲学意义上，可以被用来表达这样一种主张理智原则（principe intellectuel）的哲学学说，即主张在与物质的关系中心灵或精神的首要地位。在与十九世纪的法国哲学联系更加紧密的狭义的意义上，“唯灵论”意味着理智原则不仅是首要的，而且还是物质的存在论基础原则。参见André Lalande :*Vocabulaire technique et critique de la philosophie*, Paris: P.U.F., 1993, pp. 1019-1024. [↑](#footnote-ref-2)
3. 法国著名的海德格尔主义者让·博弗雷（Jean Beaufret，1907-1982；海德格尔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就是写给Beaufret的）在*Notes sur la philosophie en France au XIXe siècle*,*De Maine de Biran à Bergson*（Paris: Vrin, 1984.）当中写道：“我们可以在整个19世纪法国哲学中看到迈内·德·比朗思想的某些特征。1 .专注于在经验精确的基础上达到形而上学，这一基础是由心理学提供的;2 .在这一领域，出人意料地发现道德存在（moral）对物理存在（physique）超出，柏格森将其称为‘心理生理学上的差距(écart psychophysiologique)’;3.断言只有内省才能使我们探索‘心理生理学的差距’(见柏格森的*Donnees immédiates de la conscience* )。”（p. 13.） [↑](#footnote-ref-3)
4. Henri Bergson : *Mélanges*, Paris :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2, p. 1157. [↑](#footnote-ref-4)
5. Michel Henry : *Philosophie et phenomenology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5, p. 12. [↑](#footnote-ref-5)
6. 参见Renaud Barbaras : *PRÉSENTATION*,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No. 2, Maine de Biran (Avril Juin 2000), p. 146. [↑](#footnote-ref-6)
7. “观念学”这个术语是由德·特拉西在他的著作《观念学基础》(*Éléments d'idéologie*)中创造的，这个术语的意思差不多是指有关观念的起源、观念在语言中的表现以及它们在推理活动中的组合的研究。参见Frederick Copleston :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ume IX: Modern Philosophy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Sartre, Camus, and Levi-Strauss*, New York : Image, 1994, p. 20.；Dimitri Voutsinas : *Maine de Biran (1766–1824) Fondateur de la psychologie française*,Internationale de Philosophie, Vol. 20, No. 75, 1966, p. 70. [↑](#footnote-ref-7)
8. 参见É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 : *Traité des sensations*, in Œuvres philosophiques de Condillac, Paris: P.U.F., Corpus général des philosophes français, vol. 1, 1947 (1754), pp. 221-222. [↑](#footnote-ref-8)
9. Victor Delbos : *Sur Les Premières conceptions philosophique de Maine de Biran*,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T. 20, No. 6 (Novembre 1912), p. 772. [↑](#footnote-ref-9)
10. Victor Delbos : *Sur Les Premières conceptions philosophique de Maine de Biran*,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T. 20, No. 6 (Novembre 1912), p. 754. [↑](#footnote-ref-10)
11. Pierre Maine de Biran : *Mémoire sur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pensée*, 2e édition, in Œuvres, Paris :Vrin, t. ΙI, 2000, pp. 6-7, note 1. [↑](#footnote-ref-11)
12. 参见Frederick Copleston :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ume IX: Modern Philosophy from the French Revolution to Sartre, Camus, and Levi-Strauss*, New York : Image, 1994, p. 25. [↑](#footnote-ref-12)
13. 参见M.Destutt Comte De Tracy *: Élémens d'idéologie,* Paris: Courcier, 1804, pp. 234-p235. [↑](#footnote-ref-13)
14. Alexis Bertrand : *Psychologie de l'effort*, Paris, 1888, p. 78. [↑](#footnote-ref-14)
15.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II, *Influence de l’habitude sur la faculté de penser*, ed. François Azouvi, Paris: Vrin, 1987, p. 131. [↑](#footnote-ref-15)
16. Ibid., p. 134. [↑](#footnote-ref-16)
17. 参见Pierre Montebello : *Le vocubulaire de Maine de Biran*,Paris :Ellipses, 2000, p. 15. [↑](#footnote-ref-17)
18. 参见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IV, *De l’aperception immédiate*, ed. Ives Radrizzani, Paris: Vrin, 1995, pp. 94-96. [↑](#footnote-ref-18)
19.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p. 142. [↑](#footnote-ref-19)
20.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IV, *De l’aperception immédiate*, ed. Ives Radrizzani, Paris: Vrin ,1995, p. 119. [↑](#footnote-ref-20)
21. 随着对感知和思维能力的分析，迈内·德·比朗逐渐在思维和感知主体中区分出了四种本质上不同的“变化(modification)类别”和四种与之相对应的“系统（systèmes）”：触动、感觉、知觉、统觉。“没有身体共存的感觉或直接的内在统觉，自我就不能存在”，直接的内在统觉不包括任何“身体的外在和客观知识模式”，而是身体的内在的、直接的和主观的意识。参见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p. 382.；Pierre Montebello: *Le vocubulaire de Maine de Biran*, Paris: Ellipses, 2000, p. 12. [↑](#footnote-ref-21)
22. David Hume : *Enquiries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ed. L. A. Selby-Bigge and P. H. Niddit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5. 中文译本参见[英]休谟：《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 第60页（译文有改动）. [↑](#footnote-ref-22)
23. 参见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IV, *De l’aperception immédiate*, ed. Ives Radrizzani, Paris: Vrin, 1995, p. 117. [↑](#footnote-ref-23)
24. Ibid., p. 121. [↑](#footnote-ref-24)
25.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p. 141. [↑](#footnote-ref-25)
26. 在心理学家看来，身体图式既不是存在着的身体的各部分的单纯移印，也不是对存在着的身体各个部分的整体意识，身体图式根据它们对机体计划（projets）的价值主动地把存在着的身体各部分联合在一起。心理学家经常说，身体图式是动力的。在确切的意义上，这个术语表示我的身体为了某个实际的或可能的任务而向我呈现的姿态。参见[法]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37页。 [↑](#footnote-ref-26)
27. 参见Mark Sinclair:*Embodiment : Conceptions of the Lived-Body from Maine de Biran to Bergson*,in:Edinburgh Critival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I,A.Stone(ed.),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91. [↑](#footnote-ref-27)
28.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pp. 287-288. [↑](#footnote-ref-28)
29. Ibid., p. 142. [↑](#footnote-ref-29)
30. Michel Henry : *Philosophie et phenomenology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5, p. 166. [↑](#footnote-ref-30)
31.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p. 9. [↑](#footnote-ref-31)
32. Ibid., p. 10. [↑](#footnote-ref-32)
33. Ibid., p. 12. [↑](#footnote-ref-33)
34. Ibid., p. 125. [↑](#footnote-ref-34)
35. 参见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p. 122. [↑](#footnote-ref-35)
36.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p. 282. [↑](#footnote-ref-36)
37. Maël Lemoine *: Affectivité et Auto-affection ,réflexions sue le 《corps subjectif》 chez Maine de Biran et M.Henry* , Les Études philosophiques, No. 2, Maine de Biran (Avril Juin 2000), p. 244. [↑](#footnote-ref-37)
38. Michel Henry : *Philosophie et phenomenology du corps,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5, p. 83. [↑](#footnote-ref-38)
39. Maurice Merleau-Ponty : *L'Union de l'âme et du corps*, Paris :Vrin, 1997, p. 51. [↑](#footnote-ref-39)
40. Bernard Baertschi : *Les rapports de l'âme et du corps*, Paris :Vrin, 1992, p. 145. [↑](#footnote-ref-40)
41. Pierre Maine de Biran : *Mémoire sur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pensée*, 2e édition, in Œuvres, Paris :Vrin, t. ΙI, 2000, p. 126. [↑](#footnote-ref-41)
42. 参见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IV, *De l’aperception immédiate*, ed. Ives Radrizzani, Paris: Vrin, 1995, pp. 137-138. [↑](#footnote-ref-42)
43. Pierre Maine de Biran : *Correspondance philosophique*, Œuvres A,XIII-3, 1996, p. 642. [↑](#footnote-ref-43)
44. Pierre Maine de Biran : *Notes sur l'Idéologie*, Œuvres, 1900, p. 20. [↑](#footnote-ref-44)
45.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IV, *De l’aperception immédiate*, ed. Ives Radrizzani, Paris: Vrin, 1995, p. 134. [↑](#footnote-ref-45)
46. 参见Pierre Montebello : *Le vocubulaire de Maine de Biran*,Paris :Ellipses, 2000, p. 17. [↑](#footnote-ref-46)
47. Pierre Maine de Biran : *Notes sur quelques passages de l'abbé de Lignac*, Œuvres, t. XI-2, 1993, p. 71. [↑](#footnote-ref-47)
48.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p. 125. [↑](#footnote-ref-48)
49.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pp. 139-p140. [↑](#footnote-ref-49)
50. 参见Caterina Rea : *Corps subjectif et question morale chez Maine de Biran*,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Vol. 103, No. 1/2 (FÉVRIER-MAI 2005), p. 95. [↑](#footnote-ref-50)
51.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p. 143. [↑](#footnote-ref-51)
52. 雅克·德·沃康松（Jacques de Vaucanson,1709-1782）法国发明家，他所发明的自动机装置对现代工业有重要影响。 [↑](#footnote-ref-52)
53.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pp. 289-290. [↑](#footnote-ref-53)
54. Michel Henry : *Philosophie et phenomenology du corps, Essai sur l’ontologie biranienn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65, p. 179. [↑](#footnote-ref-54)
55. Bernard Baertschi : *L'ontologie de Maine de Biran*, Fribourg :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de Fribourg, 1982, p. 82. [↑](#footnote-ref-55)
56. 参见Nathalie Frogneux : *La résistance vive du corps dans l'«Essai» de Maine de Biran*,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Vol. 103, No. 1/2 (FÉVRIER-MAI 2005), p. 74. [↑](#footnote-ref-56)
57. 欲求的存在(L'être de besoin)本质上是新陈代谢的，也就是说，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存在，对它来说，停止与外在的交换就等于停止存在。参见Hans Jonas : *Le phénomène de la vie*, trad. D. Lories, Bruxelles : De Boeck Université, 2001. [↑](#footnote-ref-57)
58. Pierre Maine de Biran : Oeuvres vol. VII, *Essai sur les fondements de la psychologie*, ed. F. C. T. Moore, Paris: Vrin, 2001, p. 288. [↑](#footnote-ref-58)
59. Ibid., p. 382. [↑](#footnote-ref-59)
60. Pierre Montebello :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pensée*, Grenoble, Éd. Jérô me Million, 1994, p. 154. [↑](#footnote-ref-60)
61. Nathalie Frogneux : *La résistance vive du corps dans l'«Essai» de Maine de Biran*,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Vol. 103, No. 1/2 (FÉVRIER-MAI 2005), p. 79. [↑](#footnote-ref-61)
62. Bernard Baertschi : *L'ontologie de Maine de Biran*, Fribourg :Éditions universitaires de Fribourg, 1982, p. 86. [↑](#footnote-ref-62)
63. 参见Pierre Montebello *: La décomposition de la pensée,* Grenoble : Éd. Jérô me Million, 1994, p. 130. [↑](#footnote-ref-63)